**国学大师黄侃**

　说到黄侃，人们多半会想到他目空一切的言行：在那个大师林立的年代，他指责过梁启超、王国维，反诘过陈独秀，骂过胡适，得罪过马寅初……虽然其中不无戏谑，但多有深意。人们知道黄侃是国学大师，但对其学问多半语焉不详，了解他二三事的人只把他当作“疯子”一类的学人而一笑置之。事实上，他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个性，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心智、勇气和勤奋。

　　1886年，黄侃生于成都，父亲黄云鹄是清朝官员，有“黄青天”之誉，跟张之洞是朋友。黄侃3岁学文，7岁时就能作诗：“父为盐茶令，家存淡泊风。”16岁时，他去武昌读书，与宋教仁、董必武等人是同学，常常议论时政，畅谈革命。3年后，黄侃因宣传反满思想而被开除，但在张之洞的帮助下，得以留学日本。

　　在日本，黄侃遇到章太炎，两人因缘际会，成就了师生佳话。在众多弟子中，包括鲁迅周作人兄弟、钱玄同等人，章太炎独夸黄侃是最为杰出的，因为只有他在才气、性情、学问、见识等方面跟老师相互辉映。

　　1911年7月，黄侃已归国在河南豫河中学任教大半年，却因宣传革命被解职。返乡途经汉口之际，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。席间论及清廷，黄侃激愤不已，当晚，他借酒性挥毫成文，题为《大乱者，救[中国](http://china.huanqiu.com/)之妙药也》，文章刊出，舆论哗然，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，或全文转载，江汉震动，革命士气为之大震。有人甚至认为，此乃武昌起义的序曲。

　　革命功成，黄侃不谋官谋利，他退居上海，主办《民声日报》。

　　黄侃有着现代中国人少有的学术自觉，这一点大概只有陈寅恪可与之相比。28岁时，黄侃开始在中国典籍上用心。他综合前说，定古声19类，古韵28部，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。这位年轻的学人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。这年秋天，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。

　　他在日记中多次嘲笑梁启超、王国维等人，如1922年的日记写下梁启超演讲：“第一日发讲，即有无数笑柄。”1926年的日记提到朋友对王国维“曾面纠其失。国维曰，虽失而不欲改”，进而感慨，“国维少不好读注疏，中年乃治经，仓皇立说，挟其辩给，以眩耀后生，非独一事之误而已……此近日风气所趋。”

　　当时，旧学溃不成军；新学则宣传多，实绩少。旧派中的学者，如梁启超、王国维等人，他们的问题不仅在于黄侃所批评的那样，还在于他们都没能培养出多少优秀的弟子，以将学术传承下去。而新学的引进者们如胡适等人只是开风气，少有夯实一个学科，更没有为中国学术开宗立派的。在这方面，黄侃是超越了他们的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都是“乾嘉以来小学（即文字、音韵、训诂）的集大成者”，是“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”。但他的成就并非仅限于此。28岁执教，49岁去世，黄侃“桃李满天下”，范文澜、陆宗达等10多位著名学者，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，他们都出于黄侃门下。“黄门侍郎”名满天下，然而“黄门”的意义至今少有人挖掘、研究——黄侃的成就，令人遗憾地被遮蔽了。

被忽视的岂止黄侃的学术成就，他的人格也被看轻了。人们多关注他的怪诞，很少关注他特立独行的意义。

　　黄侃何敢特立而独行？因为他超越了新和旧，超越了书斋和社会。

　　在学问上，他从不轻易著述，老师章太炎都因此为他着急，批评他的不写书是“不仁”之举。但黄侃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他只是玩命般地读书，甚至被称为“读书种子”的陈寅恪在他面前也未必能胜出。黄侃任北大教授时，拜年岁相近的刘师培为师，研究经学，这样不为名利只为学问的事，在今天几乎绝迹了。

　　也正因此，他敢于批评陈独秀：“湖北固然没有学者，然而这不就是区区；安徽固然多有学者，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。”就连对章太炎先生的经学，他也会批评一声：“粗！”

　　他的狂是出了名的。年轻的黄侃曾去拜访当时已是文坛领袖的王闿运，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，夸赞道：“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，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，却还一窍不通！”黄侃的回答是：“您老先生尚且不通，更何况您的儿子。”还有一次，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去看他，谈到《说文解字》，他就停住不言，马寅初问他，他答道：“你还是去弄经济吧，小学谈何容易，说了你也不懂！”

　　他的故事太多了。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、降雪不来、刮风不来之约，因此人称他为“三不来教授”。他坚守典籍，尤重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广韵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昭明文选》，曾说过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这样的“疯话”。

　　黄侃善于吟诵诗章，抑扬顿挫，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，以至于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，被戏称为“黄调”。当时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，还照着黄侃的路数，选了些诗文，给他的妹妹冯沅君讲解，教她“黄调”，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

黄侃的生活就像是文学。他说过：“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便足了一生。”他在自己的宅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，上面写“座谈不得超过五分钟”。有一次，两名女学生去黄侃处借阅杂志，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，黄侃说：“女学生不在此限，可以多坐一会儿。”

　　黄侃是好酒之人。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1935年10月5日，他与友人登高，持蟹赏菊。一时兴起，饮酒过量，回到家中吐血半盂。两日后不治而亡。太炎先生说：“断送一生唯有酒。”

黄侃的才很大，其师章太炎先生屡劝他著书，他则誓言五十之后始著书。终于到他满五十岁了，太炎先生很高兴，写了幅对联送给他：“韦编三绝今知命，黄绢初成好著书”，本意是说黄侃既已年满五十，依照他早前的誓言，可以开始著书立说了。却不料章大师无意之中在此对联中藏了“黄”、“绝”、“命”、“书”四个字，黄侃见之愕然。黄大师虽为一代通儒，却甚迷信，早前治病曾有找释道各类看过，太炎先生的这幅对联，给他埋下阴影可想而知。果不其然，当年十月，黄侃即因过量饮酒吐血致死。太炎先生本为一番好意，不料却竟一语成谶！